

嵩哈特著
王綬譯

與西藏人同居記

商務印書館叢行

芮哈特著
王綏譯

與西藏人同居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與西藏人同居記

必印圖書有公司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茲 哈
譯述者 王

審查者 蒙藏委員會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上 上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王雲
蒙藏委員會
上 上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王雲
蒙藏委員會
上 上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王雲
蒙藏委員會

WITH THE TIBETAN IN THE TANT
AND TEMPLE
BY LUSIE C. RIJHUNT
TRANSLATED BY WANG SHOU
EDITED BY THE MONGOLIA AND TIBET
COMMISSION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Nov., 1931
Price: \$0.7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引言

本書作者之宗旨。約有二端。一以喚起基督教會對於西藏之興趣。一以表明其自己重返是土之可能。奮鬥之結果。對於此二者均告成功。伊之光明而引人注意之故事。無形中於基督教會佔有相當之位置。伊欲以其餘生專為謀害其丈夫之野蠻人謀福利。知其懷抱者。對於其在古穆布穂所受之刺激。與其由柴達木經過當拉山之雄壯旅行。與其在中國與西藏邊界之供獻。莫不稱奇。此亦為本引言中能表明之惟一之事實也。

芮哈特博士曾於許多之禮拜堂內講演此事。喚起人之注意。自一九零一年「與西藏人同居記」出版之後。更似火上加油。曾有數教會外會欲遣伊重返此浩大孤寂之地工作者。但不幸而被其親友所阻。以致此榮耀之事未曾實現。此事在基督教徒之中衝動異常激烈。於一九零二年。伊始接受星星拿外國教會協進會之委任。偕同干薩斯省薛爾頓博士與薛爾頓夫人。離美國而向此遠地工作。

伊等擇定打箭爐為新教會之根據地。打箭爐為四川省西部高原之一重鎮。居於數商道之中樞。西藏人往來於其地者亦甚夥。其地為傳教事業絕好之起點。芮哈特博士對於此地亦甚熟習。伊曾於一八九九年。孤身入此污穢之城。棄其快樂之家庭。前歲自丹噶爾起程之後。沿途遭變。隻身僅存。更加以芮哈特先生於察土河岸死亡之後。伊被迫而越高山經荆棘。足部流血痛楚異常。經二月之久始平安抵此。此次為基督之愛所驅使。復來此地。打箭爐

其故里也。

芮哈特博士因建設與發展教會事。曾耗盡其精力與金錢。伊曾於中國人與西藏人之中。作廣泛之醫藥工作。伊之聲譽大振。薛爾頓博士之名亦振。沿拉薩之路之一帶。居民咸知其名。故西藏內地之病人來就醫者甚多。伊亦有時被邀至遠方診病。教會之勢力發展神速。不久薛爾頓博士亦能以西藏語講道。芮哈特博士亦開辦一婦女聖經學校與祈禱會。分散聖經無數。加以詳細考慮之後。始募捐建立一中心禮拜堂。工作之需要逐漸增加。一九零六年。教尼夫婦亦至其地加入工作。

當伊在美國青年時期。即預知其故事。數年來創造之工作。越山嶺履冰雪之困苦。已毀及其身體之健康。伊不能久為其工作服務已為顯見之事實。一九零五年。伊再醮於中國內地會莫雅師先生。莫雅師先生為伊於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間。邊界旅行中最欽佩之人。莫君對於伊之毅力亦甚欽佩。因此彼此而入於愛。伊等結婚之後。在打箭爐繼續工作若干時。其後因莫雅師先生被派至成都基督教文化協會工作。故遷至成都。一九零七年復被調往上海總會工作。是時莫雅師夫人病日重。醫生促其即日返美國調養。

一九零八年二月七日。歿於阿搭立阿之切散木地方醫院。其夫與其妹葛爾生博士。均在側親視含殮。一星期之後。引言之作者。亦親至其墓傍。站於雪地弔之。記念碑之上。覆以常青。甚為可愛。生命之標記永存——精神不死。精神戰勝死亡。

自此書出版之後。西藏之歷史大著。自此以後。西藏不克再謂之祕密聖地矣。斯迪尼、第塞立特爾代爾、陸林、芮得等諸人之發現地圖與記載。尚有法國商人敦羅尼與瑞士旅行家哈定等之遊歷。皆為最近十年內之事。凡此皆足使吾人對於西藏更有明確之了解。「拉薩」二字。大聞於世。聖城之祕幕。已被揭破。大英國之遠征。亦被革履異服之人。於一九零四至一九零五年。送至佛教之中心金瓦寺之內。多神之信徒。得聞洋鎗之聲。麻木不仁之喇嘛。始與西方之勢力接觸。迷信之喇嘛教。亦受到英國與中國之風波。達賴喇嘛於尚未受中國人革職之前。即行潛逃。直至本書著作之時。尙逗留於印度。中國人將來必改造西藏。以為其屏藩也。

但以各種事實證之。即至一九零四年時。中亞細亞之政治。尙無若何之設置。祇有設備完全之教會。設立於「禁地」之邊境而已。以打箭爐為起點。芮哈特莫雅師之同事與繼任者。復移至巴塘。其地為西藏之一重鎮。地勢高出於海面一萬尺。四面環以一萬八千尺高之山。此後薛爾頓博士與其同事。住於土屋之內。工作數月。始有第一之信徒受洗。今已預備建屋與禮拜堂。並設立醫院。巴塘為世界上最可愛之教會地之一。綜之以上所述之事實。即為以下所記之犧牲之結果也。

一九一一年查爾士保羅謹記於宗教訓練學校

序言

此編余欲簡單說明。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九年四年間。與西藏人同居之事實。余因各種公務之壓迫。文字頗形草率。草本曾郵往美國與坎拿大各地友人。請求指正矣。

此編或可喚起大眾對於西藏興趣。能繼續本編內所述之創造工作。誠能如此。余則幸矣。因此余對於西藏之風俗信仰與社會情形敍述頗詳。余與西藏人親密相處。凡四年之久。故余對於此等情形之考查。自信誤會尙少。余自信余與其他之普通旅行家不同。因普通旅行家。均取走馬看花之態度。時有錯誤之感想故也。書內之地圖。表明一八九八年余夫與余以及幼子所行之路線。吾儕三人。惟余獨存。吾儕由丹噶爾西北起行。沿中國與外藏之邊界。經柴達木沙漠。越崑崙山與當拉山。抵內藏之拉薩區。而至囊克楚克。其地為內藏之一鎮。距拉薩約一百五十英里。行程之敍述。根據於芮哈特先生之日記之一部。其真確之地理之記載。給余以極有價值之幫助。

岳州浸禮會屋克夫特先生。給余許多照片。以描寫書中之情況。余甚感謝之。余對於哈洛木大學教授查爾斯保羅先生特別感謝。因伊將其研究西藏多年之結果供余。又草本之預備。亦給余以極大之幫助也。

作者芮哈特自序於坎拿大阿搭立阿之切散木

與西藏人同居記目次

引言

序言

第一章	至西藏界	一
第二章	與喇嘛同處	一一
第三章	回回之叛	一二
第四章	與僑民雜處	二九
第五章	傳教事業與大屠殺	三五
第六章	袞本木之喇嘛寺	四三
第七章	佛教中聖人	五〇
第八章	移住丹噶爾	五五
第九章	意外之客	六四
第十章	與青海之西藏人同居	七一
第十一章	向西藏首都前進	八〇

第十二章 與丹噶爾告別	八八
第十三章 寓居於柴達木	九六
第十四章 無人之境	一〇四
第十五章 黑暗時期	一一二
第十六章 越過當拉山	一一七
第十七章 豐克土克	一二四
第十八章 於結隊旅行之途中	一三〇
第十九章 被山匪搶刦	一三八
第二十章 吾儕團聚最後之數日	一四四
第二十一章 遺失與孤寂	一五〇
第二十二章 可惡之西藏人護送者	一五七
第二十三章 一友誼之中國人	一六六
二十四章 匪人更多	一七三
二十五章 最後獲平安	一八〇

與西藏人同居記

第一章 至西藏界

喇嘛寺內之教會——遊歷之準備——橫過中國境——沿途之感想

阿木多兩山之麓。西藏西北之邊界。袞本木（即塔爾寺）地方有甚大之喇嘛寺。爲佛教亞洲第一聖地。西藏之首都拉薩。爲佛教之中心。中國滿洲蒙古西藏之全部。以及沿喜馬拉雅山一帶之喇嘛。多有至拉薩進香者。其地共有喇嘛四千餘人。但當進香之期。各佛教國之喇嘛多會集於此。吾儕於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秋。自美國起程。欲至西藏作傳教之工作。預定塔爾寺爲目的地。以魯沙爾爲寓所。並設立醫藥所。魯沙爾一小村耳。爲喇嘛貿易之處。故可謂之爲喇嘛之凡界。魯沙爾距喇嘛寺甚近。步行約五分鐘可達。吾儕選擇魯沙爾爲醫藥中心者。蓋因其與喇嘛寺毗連也。又因吾夫芮哈特先生於三年前。即抱由中國至西藏傳教之志願。伊鑑於天主教拉薩派之鼻祖。哈克與各貝特二氏。經韁靼與中國。而至西藏禁地之經驗。伊堅信沿喜馬拉雅山之東南部。中國與內藏交界之排外運動。必較西北各處爲弱。伊之臆料果然甚確。故伊於一千八百九十二年時。橫過中國境。而安抵魯沙爾。於喇嘛寺

側。寄居十月之久。與喇嘛相處甚善。喇嘛稱伊爲「西方白喇嘛」。伊對於宗教之宣傳極其努力。對喇嘛傳教。完全採用私人談話之方式。並於魯沙爾附近之地。作短距離之旅行。從事於醫病講道等工作。伊醫治之人甚多。不限尊卑與階級。上自大喇嘛。以至於西藏人、蒙古人、青海人、官吏、商人、牧人以及土匪。莫不受醫治之恩。故伊對於西藏之工作。興趣甚爲濃厚。伊終日所結交者。類皆爲目未睹西人面與耳聞基督名者。喇嘛中有以爲基督之主義過深。而超出於眞理之外者。亦有以爲若基督主義果爲真確。爲何基督徒待此無數之歲月。始克得福音之降臨而爲疑問者。一日芮哈特出外遊歷。忽一活佛與其隨員至其幕。曰。聞白面人自西方來。遂與伊對坐相談。活佛之教師。甚注意聆其耶穌救世之故事。伊前次旅行道經各處。並無人盤其遊歷內地之原因。與查驗護照等情事故。伊益信其環境佳良。益增其與西藏人同居之興趣。更加魯沙爾爲理想中之居所。按地理而言。據數要道之中樞。一至中國。一至蒙古。一至拉薩。交通便利。食糧之供給較易。又爲往來之孔道。故與人接觸之機會亦較多。又爲蒙古、西藏、中國與土耳其等民族雜居之地。故有機會學習各地之方言。以作將來中亞細亞傳教之準備。吾儕自美國出發。純出於自願。並未曾得任何人之幫助與保障。亦非任何教會所派遣。雖經吾夫芮哈特先生於荷蘭國、美國與坎拿大等處演講。引起多數人對於西藏教會事業之興趣與希望。但所得到之物質幫助。仍甚有限。但吾儕抱定犧牲之精神。作開闢新地工作先鋒之事業。故欣喜快樂。毫無疑意。勇往直前。向新地撒種而去。

吾儕同行三人。余與余夫芮哈特及助理弗克生先生是也。自美國出發時。即決循芮哈特之舊道。自上海乘輪

船沿揚子江而上抵漢口。改乘帆船溯漢水至樊城。然後捨舟起旱。跨馬或乘驛車。經西安蘭州與西寧等地而達魯沙爾。吾儕自美國出發時。對於行李以及旅行應用之需要。皆有充分之預備。不但有長途旅行之準備。且有居住邊徼地之設施。以防臨時交通斷絕。供給不濟之虞。因中國內地變亂時。生郵寄時有斷絕故也。行裝共計十三大箱。內裝衣服、廚房用具、家庭日用器皿、割症儀器、醫藥原料、照像器具、縫紉機、手鎗、書籍文具等。並有鋼絲車一輛。又於上海添置衣服藥料。購中國銅油燈一盞。又為旅行方便起見。各製中國衣服一套。余曾穿中國服在上海某禮拜堂作禮拜一次。外國婦人穿中國服。本為可異之事。但余覺得西人穿中國服者。更受中國人之隆禮。此為余於東方旅行中最不能忘之事也。

因芮哈特先生之中國話頗為流利。遊歷中國內地。毫不受語言不通之困難。故吾儕此次遊歷。並未曾雇用繙譯也。

吾儕抵中國時。適為中日戰爭暴發之時。國內各地。均呈紊亂不安之象。此時遊歷頗困難。若非有重大之使命。何能於此紛亂之日。隆冬之候。而作此二千英里之淒涼旅行。無論何人。若只顧個人之舒適與名利。決不作此如醉如狂之事也。吾儕之所以出此者。蓋因主之使命在也。

余為初次在揚子江中旅行者。所乘之輪船為英國人所有。管理皆為英人。而水手皆為中國人。令人莫解。揚子江宛如長臂。向吾儕祖國和平可愛之太平洋岸伸出。深入中國內地。如保護吾儕者然。令余生莫大之感想。登船後

所經之地。漢口當爲第一大商埠。漢口之商業頗爲發達。人烟亦甚稠密。其地距海岸約八百五十英里。是時因中日戰爭之故。隨處皆呈紊亂之象。處處均有軍事之表現。漢水之口停泊船艘無數。江中帆船往來甚多。江岸之驢驃與衣藍紅色號衣之兵士。紛紛上下。甚爲忙碌。凡此種種。無非軍事紛亂之表現也。

由漢口至樊城。須乘中國之帆船。帆船以木爲之。構造甚笨。全船共分爲三部。船尾之小屋。爲船長之艙位。船長之妻。亦居於此。中部之艙較大。爲旅客之住所。客艙與前後艙。均以木板相隔。前艙爲廚房與水手之宿舍。順風時則張帆藉風力而行。若遇逆風。則水手登岸。以長索拽船行。船長引船於水深處以舵。水淺處則以竹篙撐之。如此笨拙之旅行。雖不舒適。但亦別有風味在焉。天氣甚好。兩岸之風景頗爲美麗。吾儕有時捨舟登岸。步行少須。路經村莊。村人恆圍觀吾儕。莫不以吾儕之容顏而詫異。外國婦人尤爲若輩所稱奇。蓋因其足之大也。

村人概皆爲農人。似頗勤儉。雖尺寸之土。亦莫不耕作而利用之。場院皆有圍牆。但出入甚自由。雖雞猪亦任其自由出入。村人熙熙頗爲自得。似無宗教生活之需要。一日路經一破廟。廟房久已破爛不堪。於房之一隅。尚有殘餘之偶像十餘尊。像久已被雨淋毀。所剩者僅木架與草渣而已。偶像之側。歷一大鐘。村人恆於晚間。輒至此破廟中焚香而拜。此破像燃放炮竹。敲大鐘之回音。飄蕩於清夜冷靜之空氣中。益顯若輩誠敬之意。吾儕當耶穌聖誕節日。仍在船中。回想祖國同胞。於此重大之慶日。慶祝何等熱烈。人民何等快樂。反顧中國數萬萬之人民。對於基督尚未有相當之認識。實爲可嘆之事也。

吾儕於一月七日抵樊城。水路從此告終。吾儕抵樊城後，甚承當地瑞典教會諸君熱烈之歡迎。在樊城作傳教事者，計有曼特生夫婦、吳林尼夫婦、與司刮特先生等數人。伊等之工作甚佳。除傳教外，尚立有學校。吾儕抵此時，伊等正籌劃設立女學。吾儕在樊城，不欲多事逗留，故抵樊城後，即籌劃雇車事。以期從速完成吾儕之行程。但雇車亦為不易之事。經瑞典諸友居中策劃，始得與車戶簽票。此次車之終點為西安。中國車之構造，甚為簡陋。車為一笨重之木架，有一無彈簧之車軸，軸上裝二木輪。木輪之周，以數寸厚之鐵條圍之。車盤上有席篷，以蔽風雨。又有較小之車，其構造與大車相似。其不同者，即為木製之油漆轎頂，與布帷與小窗而已。中國人之車，駕以驟馬。蒙古人之車，則駕以牛或駱駝。車輪甚重。經過之路，壓有深轍。各處車轍之寬窄不同，故每經一地，常有車不合轍之弊。若遇此等情形時，必須更換車軸，使車與轍相合。吾儕之車，行抵潼關時，曾換車軸一次。潼關為陝西山西與河南三省之交界處，故須更換車軸，方能入陝西之境。

吾儕於一月十一日自樊城起程。由瑞典諸友人幫助照料，將行李安置妥當。當車夫面前，將行李點驗，交代明白。裝於席篷之大車上。吾儕均乘轎車前行，並由教友二人伴送出城。車路甚不平坦。兩傍之車轍，常有深及二尺者。更加車軸上無彈簧，車身搖動甚烈。若不留意，最易碰傷頭部。余曾受傷一次，車內平坦，並無坐椅，坐於其中，甚不舒適。左右搖動，令人目眩。日坐車中，疲乏異常。此亦為余中國旅行中最不易忘卻之一事也。

車每日之行程，均有一定之計劃。每遇站口，始有旅店。因為非站口無旅店之故，是以每日必須走一定之里數。

但每站之路程。遠近不同。故日中卽住店者有之。中夜不能抵店者亦有之。因不能抵店而露宿。或住民宅者亦有之。途中之住處。甚不適宜。即正式之旅店。亦不堪居住。吾儕自樊城起程後。第一日行三十五英里。宿一旅店。旅店之構造。極其簡陋。且污穢不堪。牆爲泥土所築。腐舊如糞土。窗以破舊之紙糊糊。無光線之可言。棚上蛛絲下垂如亂麻。臥室亦無地板。牀甚硬。毫無彈性。不堪躺臥。其簡陋之情形。雖有善於敘述者。亦不能描寫中國旅店之萬一也。

一日因途中略有耽誤。不能如期達店。中途卽權宿於山莊一農家。睡眠之處。名曰「坑」。坑爲中國西北部之特別建築物。旅行中國西北部者。莫不有坑之印像。坑位於屋之一端。其形狀與火車站之月台相似。但爲空心。上蓋石板。坑傍有火爐。火入坑內。土人視之如福地。以爲舒適無比。吾儕臥於其上。覺其一端過熱。一端過冷。頭部如入火爐。足部如入冰窖。其不平衡之情形。令人難堪。不能成眠。後將火滅熄。始克稍睡。農家之陳設。甚爲簡單。只有桌椅火爐與鋪蓋而已。

外國人遊歷中國內地。持有外國人之護照者。可免海關之查驗。與看橋人之要索。大半河之橋上。均有看橋人。旅客經過。須給其相當之橋錢。方可過橋。看橋人收到橋錢之後。卽坐於其草篷前之地。上任旅客經過。如不給橋錢。則伊攬阻不准過去。有一次吾儕經一大橋。橋上之行人甚多。皆因過河赴鎮趕集也。看橋人頗爲忙碌。收集橋錢。余見行人中有給伊蔬菜者。亦有給錢者。看橋人之收入。頗有可觀。但伊亦未與吾儕索資。吾儕之車平安渡過。因車載太重。一車沉於沙灘。後又繫二驛。始克拖去。

吾儕之車夫。甚爲有趣。與伊等閑談。令人發笑不止。伊等之智識甚小。關於中國政治之常識。更爲有限。余與車夫在途中談及中日戰爭事。伊云李鴻章已做中國大皇帝。此種錯誤。令余驚異。其腦筋之簡單。概可知矣。余經各處見人民對於中日戰爭若無聞者。又一車夫對余曰。中國人民在法國造反。法國皇帝大爲惶恐。噫。伊等之智識如此。令余浩嘆不已。

中國之舊教甚多。最要者有儒釋道三教。三教之性質各不相同。正如馬丁博士所云。「道教爲物質主義。釋教爲幻想主義。儒教則注重道義。」三教之性質雖不同。但中國往往有一人而兼信此三教者。伊等蓋不信有此大差異也。中國隨處均有迷信多神之表現。牌坊、廟宇、寶塔等物。無非迷信之舉動。人民各家有各家之先塋。墓堆之前。並置有石桌。爲陳列供奉死者靈魂祭品之用。吾儕深入非基督教人羣之中。欲使伊等拋棄其平日之信仰。而信獨一無二之真神。其困難之情形。蓋不言而可知矣。但吾儕之志氣。並不因此困難而稍餒。基督會對其門徒曰。「去啊。使世界各國。都爲我之信徒。」基督又與其門徒約曰。「看啊。吾與你們常在。無論走到天邊地極。亦與你們常在。」

車行經過一石建美麗之橋。即爲西安之所在。西安爲中國之故都。現爲陝西省之省垣。車夫至此交卸。並爲吾儕另雇新車至蘭州。伊等則自此返樊城。西安爲中國西北部商業之中心。曾爲中國之首都。故其城牆、馬路、故宮、衙門、以及一切房屋等建築物。較之他處爲優美。其地有最負盛名之景教徒紀念碑。其上記載十七世紀時基督教在中國傳教之工作。西安城四面環山。風景絕佳。令人忘返。大道四達。通甘肅之道有二。西安之商人。其經商之能力頗

大商業範圍亦頗大。伊等恆至附近各省經商。雖蒙古西藏以及土耳其斯坦等地。亦時有西安商人之蹤跡。

吾儕與新車夫訂約後。立即自西安起程。向蘭州前進。但彼時適為中國年節。各種事業皆暫停頓。旅行頗為不便。因各商店均停業數日。購置日用品甚為困難。雖然如此。但吾儕仍令車夫前進。蓋不欲在此耽擱。多費時日。起程後天氣甚佳。晴天者多。日照頗暖。但時有巨風。風沙撲面。風沙為中國西北部之特產。為難免之事。故吾儕亦不苦之。年節後第一熱鬧日。即為燈節。燈節為正月十五日。燈節之夜。吾儕適抵一大城。街之兩傍。各懸燈籠。又有長繩橫過街道上。亦懸燈籠。燈籠之樣式甚多。形形色色。頗有可觀。街上之人甚多。又有各種玩耍。街道擁擠。交通為之斷絕。吾儕經過甚為困難。燈燭輝煌與皎月相映。人聲鼎沸。間以砲竹之聲。驟子畏懼不敢前進。更有駱駝一隊釘鐺而來。使吾儕進不能退亦不能。人聲嘈雜。圍觀如堵。此時吾儕如入地獄者然。後幸漸脫此境。抵一旅店。吾儕非常快樂。莫不拍手稱慶。視此污穢不潔之旅店。而與天堂相似。蓋因幸脫燈節之街耳。

吾儕行抵蘭州。心中甚為快樂。蓋因吾儕數日奔波之目的已達也。蘭州為甘肅省之省城。吾儕甫入旅店。即有中國內地會牧師曼生先生來訪。伊云接得瑞得弗夫婦之電報。得悉吾儕抵蘭州。特於伊宅為吾儕下榻。並出教會名刺相邀。吾儕喜出望外。當不推辭。偕曼生而去。吾儕因此得與蘭州教會諸君相識。得免旅舍之痛苦。吾儕在蘭州曾交識一位中國人吳先生。吳先生曾在美國留學八年。專門研究電報學。是時伊適在蘭州主持敷設電線事宜。吾儕與伊在蘭州相處甚善。事後伊返北京。伊曾邀吾儕中餐一次。當時因蘭州之風氣未開。女人不准在飯館吃飯。伊